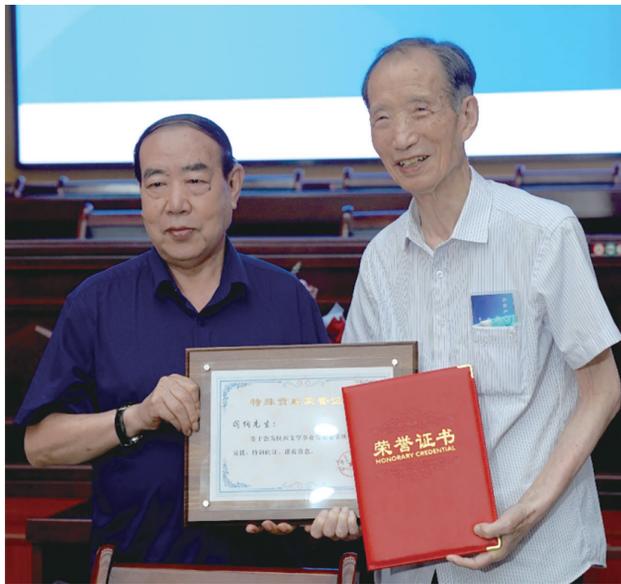


人物春秋 贾平凹与阎纲

贾平凹曾多次说过,阎纲老师的家乡礼泉不仅是他《满月儿》创作地,而且阎纲老师对他文学创作给予了重要帮助,也是终生的良师益友。



8月7日,阎纲文学创作座谈会在礼泉县委召开。贾平凹代表陕西省作家协会,为阎纲先生颁发“陕西文学特殊贡献荣誉证书”。魏锋摄

这位当代中国文坛有名的劳模作家和获奖大户,被誉为“怪才”“怪才”的才子型作家,与阎纲相知相交的友谊,也是值得一说。

礼泉“阎家”人才辈出,在当代陕西乃至中国学界被传为美谈。从那里走出了阎纲的叔父,人称“陕西的孙犁”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、著名作家侯雁北(阎景翰)。

1976年秋至1978年年底,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任助理编辑的贾平凹,被抽调到礼泉县乡村采编续写社史《烽火春秋》,和他一起的同事有当时挂职礼泉县委副书记的老作家李若冰;陕西师范大学任教的礼泉籍作家侯雁北(阎景翰)和礼泉县文化馆工作的邹志安。

他的思想奇特,是禅,你猜不准的。”称赞贾平凹是有才气是“风格作家”,说平凹少有才气,赋性聪颖,灵性十足,细腻从容,俗而雅,巧而奇,色而空,实而虚,威而能谐,婉而多讽,中国文学史上,“平凹风格作家”自成一派。

90岁的阎纲从事文学工作76年来,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在耄耋之年,阎纲自京城返回家乡礼泉,始终充满生活热情,充满了精神上思想上的活力,关心支持陕西文学,扶持帮助文学新人。

贾平凹与阎纲的交往,始于70年代末期。那时,贾平凹的短篇小说《满月儿》刚发表。阎纲撰文称赞平凹为是“真”作家,是“关中才子”;称赞:“平凹语言了得,诗意的白话人耳入脑。他的想象上天入地,

含光门:见证大唐外交风云



西安唐皇城含光门遗址博物馆

含光门是唐长安城皇城南墙偏西的一处城门,最早修建于隋文帝时期。“含”指包含、包容;“光”是光大的意思。在唐代时,来到长安的外国使节,一般都会进入含光门内的皇城接待外交事务。

唐含光门内东有鸿胪寺,鸿胪寺相当于唐朝的外交部,鸿胪客馆相当于国宾馆,是接待各国大使、来宾及入贡者的机构。唐长安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国际都会,唐朝全盛时期,这里每天官员、使节穿梭往来,忙于处理政务外交。

如今,含光门城门大开,车辆穿梭其中,行人络绎往来,繁华市井并非古人所能想象。而在清晨或薄暮时分,驻足于幽深的城门洞,又不能不令人作怀古之思,足可遥想城外使者不惧万里之遥,跋山涉水,终抵长安含光门的欢欣心情。

杨松轩“以捐代谢”破陋俗

杨松轩即杨钟健之父,陕西华县(今渭南市华州区)人,民国著名教育家。1920年2月20日,是杨母刘太夫人谢世三周年,同年5月15日,又是杨父海耀公73岁寿诞,所以其弟兄几个决定在母亲三周年纪念的同时,也为父亲举办一次隆重的祝寿活动。

原来父亲寿庆结束之后,家里商量这笔钱的处置,先生主张既不要置酒谢客,也不留以自用,找个适当的机会都以父亲的名义捐出去,用以表示对祝寿诸人的感谢,即所谓“以捐代谢”。当时家中并无异议。可是没过多久,先是其三弟鹤庆(即杨叔吉)提出不行,说是事毕回省,听到有人对于此举有所不满,因而致信先生,希望其收回“以捐代谢”的主意,改以酒席答谢。

想家谁给回拿钱哩。你要如此的挥霍,该如何支持哩?你真胆大!我同时接你三叔的信,我就说了一片愤愤不平的话,你又来了,真难说!结果,钟健也和其三叔一样,也遵从了先生的主张,钱还是照原先说定的捐了出去——蔡元培为海耀公撰《龙潭老人杨君墓表》所谓“曾资助北京大学图书馆经费,又捐资兴学”云云,就是确证。

你真胆大!我方才接了你信,阅之令人生气。谢客是一种陋习,学生今日言解放,明日言解放,连这陋习都打不过去,真真可笑!以捐代谢,这是我校正习俗主义,全是在我做哩,行礼人莫有置喙余地。若要说出话来,不如拿行礼的钱进馆子去,岂不直截了当?为吃我的行礼,全是交换条件,情谊何在?此等事汝在家并未说出一句话来,出了门竟敢敢去洋四五百之多,良心何在?过了事,塌的账不下四五百元,尚没有一个饯人哩。你拿救济社的钱,我无力量还人,不怕救济社股东说闲话乎?早起给你信,因你要在同瑞亭处拿二百元,我都嫌多,忽然又多了一倍,你都不

他的思想奇特,是禅,你猜不准的。”称赞贾平凹是有才气是“风格作家”,说平凹少有才气,赋性聪颖,灵性十足,细腻从容,俗而雅,巧而奇,色而空,实而虚,威而能谐,婉而多讽,中国文学史上,“平凹风格作家”自成一派。很快,贾平凹名声远播,开一代新风,独步文坛,成了大作家。

对于“大作家小弟弟”贾平凹,阎纲亦是喜爱不已,曾撰写了多篇文章推崇平凹的作品。在《废都》被否定之时,阎纲秉承公正之心,客观地有褒有贬。

90岁的阎纲从事文学工作76年来,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在耄耋之年,阎纲自京城返回家乡礼泉,始终充满生活热情,充满了精神上思想上的活力,关心支持陕西文学,扶持帮助文学新人。

贾平凹与阎纲亦师亦友,他们依旧为中国的文学事业散发着自己的那份光与热,他们在文学中的深厚友谊,成为中国文坛“文人相重”的佳话。

钩沉

可以说,含光门见证了彼时大唐外交的诡谲风云。唐朝末年,这里逐渐失去往日的风采。唐昭宗迁都洛阳,长安大部分地方毁于战火,节度使韩建将几座城门封闭,只保留了含光门和安上门作为新城南面的两座城门。

含光门经过五代至北宋一直沿用下来,名称没有改变,直到元代含光门被封固。明代初年向东、北拓展西安城墙时,含光门被包在西安南城之内,其遗址也因此被保存下来。1984年,西安市修整西安城墙时,发现了唐含光门遗址,这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隋唐城门遗址。2008年,在遗址上建成了西安唐城墙含光门遗址博物馆。

如今,含光门城门大开,车辆穿梭其中,行人络绎往来,繁华市井并非古人所能想象。而在清晨或薄暮时分,驻足于幽深的城门洞,又不能不令人作怀古之思,足可遥想城外使者不惧万里之遥,跋山涉水,终抵长安含光门的欢欣心情。

鉴藏

战国末期,秦楚争霸天下,两国势均力敌,形成南北对峙局面。秦国为取得胜利,从三个方面对楚国采取谋略攻伐:一是在正面战场展开军事进攻,不断蚕食楚国土地;二是通过外交手段,以连横策略瓦解齐楚联盟,翦除楚国羽翼;三是以“巫术邪法”,安排巫师在名山大川神前祭礼祈祷,历数楚王罪孽,乞求神灵保佑、咒诅楚国败亡,并刻文勒石,埋于土中。

《诅楚文》自北宋出土以后,因记载了历代文献中缺失的史实,所以受到后世文人的关注;又因它刻勒时代不见史书记载,故后世学者对此争论颇为激烈。其中,赵明诚在《金石录》中称“数本中惟巫咸最精”,并辑录原文,为后来《铉帖》《汝帖》将巫咸、大沈厥湫二文合而为一,保留下了完整的文字。

现普遍认同《诅楚文》作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、楚怀王十七年(前312年)。此外,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等对《诅楚文》评价甚高,米芾在《自叙帖》中说:“篆最爱《诅楚》《石鼓文》。”董道誉之:“书尽奇古,间存钟鼎遗制,抑或杂有秦文,盖书画始变者也……文辞奇古,犹有三代余习,非《之架》《琅邪》可况后先,此其可传也。”明代何景明《观石鼓歌》赞曰:“《之架》《诅楚》几埋没,此石照耀垂千春。”

宋金交战之后,《诅楚文》三块石刻皆去向不明,原拓本也了无踪影。因此,流传至今的传世拓本非原石原拓,均为北宋以后的重摹翻刻,以致个别文字在各拓本中显现不同写法,其中以南宋《铉帖》最具代表,系合并《巫咸文》《大沈厥湫文》而成的摹刻本,而《汝帖》则略有删节。元代至正年间,周伯琦刊印的“元至正真宋拓本”,不乏古意,为现存摹刻本中的最善本。民国时期,《诅楚文》的刊印本较多,如1934年容庚的《古石刻拾零》中收入了《铉帖》《汝帖》两本;1944年吴公望影印“元至正真宋拓本”,三石俱全,各自成文,为现今所见最完整的拓本影印;郑振铎的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》中亦收录《铉帖》《汝帖》的翻刻拓本。

《诅楚文》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,它上承金文,下启小篆,字形结构与《石鼓文》相近,线条光洁劲挺,端庄流美;用笔收放自如,其中捺笔多呈尖状,率意自然,风貌接近秦代小篆,为今人了解汉字从甲骨文至金文至篆文(大篆)的演变,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,因而受到历代书家的钟爱,对研究先秦时期的文字和书法,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字学价值和书法价值。

《诅楚文》石刻(今存318字),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(1064年-1067年)在朝那湫(古称雷泽,为伏羲出生地,今甘肃平凉市西北)旁为农民耕田掘得,“大沈厥湫”是水中之神。熙宁元年(1068年),蔡挺出任渭州知州,将此石移至官廨。5年后,蔡挺升任枢密副使,调任南京(即宋城,今河南商丘市)御史台,他携石而往,藏于住宅。绍兴八年(1138年),宋州知州李伯祥雅好古文,又移石官廨。《告亚驼文》石刻,据元代周伯琦《诅楚文音释》记载:它于北宋时期

《告亚驼文》石刻(今存318字),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(1064年-1067年)在朝那湫(古称雷泽,为伏羲出生地,今甘肃平凉市西北)旁为农民耕田掘得,“大沈厥湫”是水中之神。熙宁元年(1068年),蔡挺出任渭州知州,将此石移至官廨。5年后,蔡挺升任枢密副使,调任南京(即宋城,今河南商丘市)御史台,他携石而往,藏于住宅。绍兴八年(1138年),宋州知州李伯祥雅好古文,又移石官廨。《告亚驼文》石刻,据元代周伯琦《诅楚文音释》记载:它于北宋时期

民俗

在秦岭深处,素有山中“小江南”之称的镇安县程家川,庄户人家一般都砌有烧柴草的灶台。在粉刷得雪白的灶壁上,总要画上一幅幅美丽多姿、栩栩如生的图画,象征着庄户人家美满和谐、丰衣足食的生活。人们把这老屋灶壁上的图画叫作灶花。

记得我家老屋的灶壁上,画着一幅五谷丰登的风俗画:写着“丰收”字样的粮囤,饱满的稻穗、麦穗、玉米和土豆,奔跑的鸡鸭,蹦跳的鱼虾和舞着金爪的螃蟹,中间一个活泼可爱的孩童,捧着一朵摇摇摆摆的金色大鲤鱼。奶奶系着围裙整天在灶台边忙个不停,做饭炒菜时总要看一下灶壁上的灶花,笑意就会写在脸上。

灶花,这幅山乡民间传统的风情画,开满了山乡农家的灶台。各家灶台都画有各色图案,人物、山水、动物、花木应有尽有。人物画大多是捧仙桃的寿星、戏金蟾的刘海、嬉笑的合和二仙;山水绘的是荡舟的江河、缥缈的亭榭、入云的高山;花木描的是苍劲的松柏、傲雪的红梅、富贵的牡丹;鸟兽作的是引吭的雄鸡、跃龙门的鲤鱼、回首的梅花鹿等。由于灶台是炒菜做饭的,故而这些灶花的图案自然都昭示着祥和

秦《诅楚文》的传奇经历

《铉帖》《汝帖》将巫咸、大沈厥湫二文合而为一,保留下了完整的文字。现普遍认同《诅楚文》作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、楚怀王十七年(前312年)。此外,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等对《诅楚文》评价甚高,米芾在《自叙帖》中说:“篆最爱《诅楚》《石鼓文》。”董道誉之:“书尽奇古,间存钟鼎遗制,抑或杂有秦文,盖书画始变者也……文辞奇古,犹有三代余习,非《之架》《琅邪》可况后先,此其可传也。”明代何景明《观石鼓歌》赞曰:“《之架》《诅楚》几埋没,此石照耀垂千春。”

灶花

富足,象征着吉祥,表达着向往,蕴含着祈求。灶台的设计制作,都是那些工匠队伍中资历深、手艺高的人。他们不像一般的泥瓦匠,只要会垒墙砌屋、涂抹石灰水泥就行。砌农家灶台是要有些真本领的,特别是灶灶的设计、制作,内中有许多技巧。如果那位师傅手艺不到家,砌成的灶灶火后不易发火,既倒烟又费柴。至于灶壁上和灶沿下的画,当然更得由资深的高手师傅来描绘。看着灶台上了一幅幅五谷丰登的风俗画:写着“丰收”字样的粮囤,饱满的稻穗、麦穗、玉米和土豆,奔跑的鸡鸭,蹦跳的鱼虾和舞着金爪的螃蟹,中间一个活泼可爱的孩童,捧着一朵摇摇摆摆的金色大鲤鱼。奶奶系着围裙整天在灶台边忙个不停,做饭炒菜时总要看一下灶壁上的灶花,笑意就会写在脸上。

令人惊奇的是,这些主要用墨汁或锅底灰作颜料绘制的灶花,虽经烟熏火燎、热气蒸腾,却不会褪色。直到后来我和一位画师交流时才知道,原来它竟和西洋湿壁画的原理一样,灶花是在灶壁半干半湿时绘上去的,再经慢慢风干和做飯、炒菜时烘干,日久自然光彩依旧。近年来,随着镇安程家川农村城镇化步伐日益加快,烧柴草的灶台逐渐被洁净卫生的液化气和电取代,灶台这一昔日庄户人家一日三餐都与之打交道的老伙计,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灶花在山乡镇安程家川也成了一个个尘封的美丽印象,可在我心底里,它是一朵永不凋谢的民间艺术奇葩。